

悠悠岁月

母亲的家教

文/朱华忠

父亲去世十几年了,母亲一人孤单地守着乡下的十几间老屋。她不肯离开乡村住到城里来,我们兄妹三人也没办法,只好由着她不忤她的意。周末或者是节假日,我有空就回乡下陪母亲吃个饭。

今年暑假的一天,我跟71岁的母亲聊了一下午的家常。她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几件事:为了让我能进“高复班”,父母偷偷地送了一百斤的大米给我的班主任,如果我当时知道,我不会

再复读,会记恨那老师;我考大学时,他们不放心,听信了一个亲戚的话,背着我请那亲戚找招办的人送了两条纯羊毛的毛毯,一条毛毯就是他们一年的收入啊,他们觉得这是为子女该做的,其实我的高考成绩远远地超过那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十几分,根本就不必去送礼,而他们宁可被骗也要确保我能够读大学;还有我结婚时,到亲戚家借钱,甚至受了一个亲戚的气;父亲患病七八年,每年几千的药

费,他们从不向子女开口要,都是自己一点点地去挣;后来家里开了小店,没钱进货,他们也是借短期的高利贷等等。

所有这些,年近五十的我还是第一次听母亲说起,让我好感动、好沉重,我欠父母的太多了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为自己遇上有这样好的父母感到骄傲,尽管他们是老实巴交的、没见过世面的农民。

说完后,母亲见我不悦,她

安慰我说:“这些都是我们做父母该做的事,你只要做好该做的事就好。”

这就是父母给我最好的家教——各自做好各自该做的事。

是的,在我的印象中,父母从来没有被什么困难难倒过,也从来不再我们面前说他们有什么困难,更没有把困难推给我们。

从有记忆开始,一直到现在,除了读小学时挨过几次父亲的鞋底外,我也从来不跟别人家比穷富,总是很知足地、无忧无虑地生活着。

现在的一些电影、小说里,时常有这样的片段:孩子考取了大学,没钱交学费,父母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的样子,很煽情、很悲催。但在我家却从来没有看到父母的唉声叹气和愁眉苦脸。

“不在子女面前唉声叹气,不在子女面前愁眉苦脸,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”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担当,也是父母给我最好的家教,最好的教育。只有勇于担当,才会做最好的自己。

在我参加工作后,每逢遇到困难和挫折,我也从不告诉别人尤其是父母,我怕父母替我担忧。我总是一个人独自担着,顽强地承受着,同时我也很乐观:天下没有跨不过的坎,有困难时挺一下就过去了,遇挫折时跨过了就会有坦途。

现在,想起母亲说的话和做过的事,报喜不报忧的我之所以有这样性格的养成,应该得益于坚强的父母,得益于父母潜移默化的家教——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,做一个勇于担当的人。

山村
青莹
摄

闲情逸致

菱角

文/许菊兰

石作枕,醉为乡,藕花菱角满池塘。中秋前后是吃菱角的时节,嫩剥青菱,夜煮老菱。青菱当水果,老菱可果腹。

老家屋后邬草塘的河湾处,曾经也是满塘青绿,粉红交替。那是母亲春天里从街上买的菱盘秧,散扔在河湾里,菱盘的叶子就紧贴在水面,到了秋天叶子厚了,壮壮地挤满了整个邬草塘的河湾,零散碎小白花在满满的绿色里星星点点。

于是连续好多个周日下午,我和母亲都在菱塘边采菱,水满的时候,我们搬出家里椭圆形的长木头盆,从屋后洗菜码头上,把脚盆推进水里。一直很想感受一下采菱水中央,但是每次母亲坚决不让我上脚盆去采菱,因为我不会游泳,母亲会。我就只能守在水泥板的码头上,看着母亲坐在脚盆里,慢慢地,在满满的绿色菱盘里开出一道水路,盆过处,铺满绿色的地盘,有了一道青黄或红褐,那是菱盘翻开。

我看到母亲的双手不停地

在菱叶间舞动,一个个红绿菱角落在脚盆里。母亲一边采一边嘟囔着今年菱角的稠密、稀疏。偶尔抬头,我看到母亲满脸的笑容如同菱角般青嫩鲜艳。以致多年后吃到菱角时,母亲的那份笑容依旧在我眼前漂浮、鲜嫩。

母亲会先采一部分送给我,她一边把盆子里的菱倒出来,放进我身边的篮子后,又继续去菱塘里采。篮子里的菱子绿色渗出水嫩,红色湮出胭脂般的粉嫩,我把篮子放进河水里,菱子很快在水里飘动,捞掉零散的菱叶,篮子下沉时,老菱沉在下面,上面一层大都是嫩菱。捞出上面一层的菱子,放在水泥板上,那菱子是鲜嫩的,剥开肉质如玉,入口纯净甜润。

遇到干旱时节,邬草塘的水常常被抽去灌水,菱叶蜷卷,根伸进了河塘的泥潭。木盆无法下去,母亲就卷起裤腿,于是我和她一起在浅湾薄薄的水层上采菱,菱角伴泥,扔进了篮子里,偶尔还会掉落在篮子外,于是又在

泥泞里缓慢地挪动腿。每每此时,我总是和母亲说明年别种了。

母亲笑着说,傻丫头,塘里的菱子能采得净?会有老菱掉落水中,明年又会长满了菱盘的。

每次都能采上满满两大篮子。于是井台上不仅仅有我们母女,还有邻居。母亲都会拿篮子舀满,让他们带回去,或是我又成了跑腿,前后左右的邻居家吆喝着吃菱子。

当然还会留一大篮子给我带回家,于是我的邻居、同事、朋友家也有了鲜嫩和老厚的菱角。夜晚我还在梦里会挨家挨户的送菱角。

于是餐桌上也有了菱米红烧肉,杂烩里也有菱米,最多的是糖水菱米,当然还会剥好菱米存放在冰箱里。

如今,又到清秋时节,想念邬草塘,想念邬草塘的菱,母亲说过一次投放后的菱盘会年年都有,而今的菱叶,也只能在岁月过往的运河里飘荡……

小荷初绽

赶路

文/于焜

家里的老自行车坏了,我慢慢地把它推了出来,生怕一不留神就会散了架,它明明已经那么破了,链条就那样耷拉着,刹车完全不能用了,可是我似乎还能听到车铃的轻响,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,所有被遗忘的时光突然冲出尘封已久的匣子回到身边的狂喜与感激。

小时候,最喜欢爸爸骑自行车带我去上学,爸爸是骑自行车的高手。车刚回家,我就迫不及待地围着它打转。不过,我开心不是别的什么原因,而是我可以多睡一会儿觉了。

第二天,我果然“不负众望”地赖起了床,等我终于想起上学这茬事,只剩下15分钟了,我噌噌地跑下楼,爸爸早已推着自行车笑眯眯地站在楼下等我了,我在他怀里叫到:“爸爸快!要迟到了!”车前的篮子已被爸爸改装成座椅的模样,我伸长脖子向篮子里瞅了瞅,突然嗅到了烤红薯的味道,我开心极了,伸手就要去篮子里抓,爸爸却先前一步拿到,吹了吹说:“小心烫!”又掏出手帕来,把装红薯的塑料袋包了个严严实实,确认不烫了,才给我,他把我放在自行车篮子里,自己跨上坐凳,然后就听见叮零零一声脆响,爸爸喊到:“赶路喽!”车便嗖得一下飞了出去,

我禁不住一个后仰,撂到了爸爸的胡碴,痒痒的。只见路两旁的景物嗖嗖地一下倒退,就跟变幻的花灯似的,红薯也忘记了吃,一个劲儿地叫着:“再快点!再快点!”自行车就那样在街上穿梭着,路人看着我俩急匆匆赶路的模样,殊不知两位始作俑者的乐趣所在!

想到这桩“赶路”趣事,还有一件令我难以忘怀。那时候妈妈好几天都是在医院加班,寒假的一天,爸爸临时接到一个任务要去外地学习,他最终不放心,将从别人家接回来,带我一起出去,等我们匆匆跑去车站,客车已经开走了,售票员惊讶地看着爸爸,问道:“你不是刚刚已经上了大巴了,怎么又跑下来啦?”他抱歉地笑了笑说:“刚才去接女儿了。帮我看看最早的火车是几点?还有票代售吗?”售票员点点头:“只有站票了。”爸爸想都没想就买了站票。

也不知道睡了多久,半夜里咣当咣当的火车运行铁轨的声音惊醒了我,我睁开眼,发现爸爸半跪在我前方,他只穿着里面的毛衣,羽绒服却紧紧地裹住小小的我,不知何时他脱掉了我的鞋子,把我的那双小脚放在自己的怀里捂着。

再见,我的老自行车;谢谢,我的父亲。

岁月流歌

黄昏

文/毛晓海

是谁陪老牛丈量,归家的路程,是谁把炊烟升起,迷了向晚的云层,又是谁,余晖中吟哦唐诗的余韵

夜深沉

文/孔繁俊

笔与纸的厮磨,扰了夜的秋梦,谁把智慧的锦囊,挂在一个叫勤奋的路上。

重阳

文/欧阳平

采一朵野菊寄了相思,敬一杯菊酒饮了愁肠,落叶在风中摇曳,摇成了记忆的书签,每一页都有故事难眠。

(注:金坛老年大学学员习作。指导老师:黄晓春)